

東州集
九

卷十二

~16
2427
9



2427
12-9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三

永嘉臺記 甲子

釜山距日本隔海相望一恍乃至故盛具舟楫戰備
日夜候風汛示和不忘戰也海常多大風輒以小汛
前後一再葺葺必激駕戰艦舂撞覆敗其更修損費
以大萬計萬曆癸丑歲巡察權公盼於制地利穿大
陸爲湖息壤爲堤傍開斗門舟所從出入可方三艦
湖裏受艦廠延艖三十檣役始也邦人羣起而噪引
宣防爲警顧公所獨見規爲萬世利非常之原豈黎
民易輸哉旣其訖功天合神助巨防屹屹泓潭鏡碧

陽侯外鼓纖漪不作鮫移織室罨窟其內海若受夷
來往晏晏黃龍赤雀馳馬伏龜鯨鱣鯨之屬鱗攢
櫛比百喙尾習至其年八月颶作而甚鱗介陸見而
樓櫓帖妥不欹不撓嚮之造謗者又聚而歌曰仲秋
八月天作洪濤我有巨觴載靜載浮不震以驚匪舟
伊屋爾不我信起視新鑿渾渾海流可以成丘衍衍
之陸可以行舟者惟我公實天與功實天與功匪由
我公時則有若全侯三達終始其役嚴候愧知郡咸
安亦祀厥專越三年乙卯公以朝命巡檢海防余以
幕佐從益治港口蓋至今十年矣港之西直對海門

潮激沙蹙舟路以艱壞墮石崩防日以襄南公興嗟
悼切不嗣甲子春余膺乏使彌節釜山而全侯爲僉
節制使嚴侯爲左道水軍節度使曩公所與經紀是
役者咸聚具在詢謨懸合事乃克舉大集諸鎮屬軍
沈舟爲基崇石爲唐殺其大波返其壅沙隱若長城
繚繞下截蛟螭而連旄簇舳雉列堞分非苟曰藉手
鳩切實所以終公偉烈庶幾天壤前公環沙奩湖上
築爲臺雖以升高瞰遠重在瞭候其登望爽塏集勝
撮奇又足爲海岱第一臺舊無號余創名之曰永嘉
蓋公爲永嘉人亦猶江左有謝公墩云

白居易記

白居易犬也白而蠢有禪行故稱喜游名山佛宇將皆有足跡蓋余在關西所聞游山犬云白居易始自寧邊妙香山歷九月神嵩東入楓嶽寒溪五臺嶺東西諸山北轉而七寶南出而三角巍然高而窈然深梵王所宮緇流所集靡不奔走遍詣甲子夏由湖西俗離山屈于陝之伽耶時余駐節伽耶之海印寺令寺僧與之來犬呼之俯首若無聞必居士所然後躍而前投之肉不食唯食蔬麩常所卧起必於廊廡階上羣犬所聚則不往也未嘗搖尾求食未嘗索屋爭

體人未嘗見其乳交未知信否其所繇歷人輒以小牌鏤記山名余親閱其頸得八簡悉是域內諸勝世所云人天常住處計其道途所經培塿其丘而卑陋其宇卽營然棄去無所事牌也見其足胼而不蹇而不以行走爲疲之一山遇境教稍別必舉目四顧有若賞會者然雖然又不肯久居似無吝情於去留之他山必隨釋徒之往者其東西行出入山門者雖甚衆亦不苟從其神解而默諭也非思議所及噫世之人墊足培井陸沉市朝生死蝸殼內而曰斯足矣何事吾目哉是無論已卽幽人雅士鍾情丘壑躬蠟屐

而濟勝以獨往爲致率以世故憂病奪其趣慕一登
迥迤輒詔爾自多而轉眄俄頃得老甚速則向之雲
霞洞府遽落夢境乃至繪諸屋壁寸秦華而咫尺天下
自以爲得遊而世亦謂之高視居士所得寧不悲哉
獨居士拘於形類不能臚列其奇揚抗宇宙爲介然
爾然子非魚安知魚之樂乎釋迦氏宿業餘因未可
知也牌無頭流月出湖南列嶽伽椰僧指言結夏已
將有所適余故倦遊俟秋嶠葉脫水石微瘦便當理
芒屨治輕策試上巖若高頂鳴琴舒嘯今衆峰俱響
白居士能從之否

原州客舍重建記

原州關以東一都會也去京邑三百里而迤紆較嶺
東西之口方伯之所駐節使蓋之所輻湊州大而當
孔道宜有樓臺楹宇居養而觀盛以稱夫藩府者然
而賓館燬於兵廢而不復者過四十年鼃繩之所聘
遊徧貉之所窟棲丘榛塗莽人爲鄉父老之羞歲壬
申李侯培元來牧是州約已奉公一以興滯補敝爲
務三年而報政州告無事於是與觀察使姜公弘重
協謀齊笑大修賓館舊址屏瓦礫剔掃繁作爲方略
鳩材募工財因贖錢役藉游手羣趨競勸馨鼓不勝

屋踰時而正廳東西軒次第而起向之荒墟斷隴翼
然有巨麗之觀何其熒哉功未訖李侯用前能遷忠
原以去李侯重吉代其篆罇心嗣事程功不懈絕無
改墨各無停斷門廠庖廨位置具備奎壑丹牖一時
咸舉輪輿之盛居然甲一道於是鄉父老暨其子弟
之秀者相聚而賀曰自此館慶四十年邦大夫之來
者易三十餘政其賢者則曰時屈而舉羸思以困吾
民也吾民若亦且感其恤我而頌其德不衰然而吾
之財未嘗羨於橐也粟未嘗裕於廩也至今日而此
館成吾之財與粟因無損也意者前後兩李侯神役

而鬼使之以就其功乎不然而俾我民晏息田廬未
曾肩一木手一甓而有此眼前突兀其美由昔解之
者曰心與誠不專乎家則專乎國財與力不歸乎已
則歸乎公私營而官息利黜而義立若是而已館以
崇禎甲戌正月起役翌年乙亥仲秋斷工余於是時
出按茲土設宴而大落之夫以姜公與李侯經始斯
役而不及有其樂余乃與後李侯雍容而據其成語
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夫余旣嘉兩李侯有大
造于原而幸余之首先處新館也於是乎書

原州鄉校重修記

東坡集卷之三
文集卷三
五
余旣以節按關東旣視篆原州旣詣夫子宮虔謁旣
退坐明倫堂見廟貌嚴恤堂塾齋廡藏書藏邊豆祭
具藏穀用之區皆整飭無缺延見邑諸生諸生又皆
青衿逢掖以序進禮見甚肅可觀也已又延問邑故
有秀者數輩前曰吾邑乃一都會也壤地甚廣人居
聚甚繁卽傑士髦雋服儒服而譚先王處而潔身澡
行羽翼夫斯道軌率教條出而爲縣官用當世顯名
者肩相比也其人咸自童州時隸籍鄉學相與琢磨
薰刮成就其才器以是故學宮之設視他邑獨盛正
殿堂序厨廡東西位置秩秩甚備曩者烏寇之變胡

忍言村間井落蕩然都盡剪爲一甌脫學宮亦以時
燬矣其後民甫去鋒鏑卽就舊基營立殿廡以爲爰
靈之所顧以時屈力脆草創已儉無復平日宏麗之
觀且患結構不牢上漏下墊風雨之人庇身鼠之不
去未免爲吾黨羞歲壬申牧使李侯培元至大爲經
紀州事百度畢舉於是鳩材與瓦重修學宮商功程
役不亟不遲自楹枅以上敗於雨而朽於濕者則必
輟而新之抽而易之柱枅以下破缺者欹側者塗墍
之不堅者丹堊之不鮮者則必完之整之巧鏝之增
飾之不踰時而功告成匪惟我蒙閭之藉手集事苟

以稱於傍邑曰我其廢有瘳乎卽是時行路之無所
知識靡不改觀而誇羨茲惟李侯賜也且夫我小子
生于兵戈之後長于窮閭之中闕天而無以破苛也
肄業而無以稽疑也索處而無以考德相叢也居恒
悠悠偃偃暫行而無相也惟離羣獨行而忽焉與羣
木同腐是愚也今而講業之有歸也會文之有所也
羣居徒聚蒙相長之庶幾也以至砥礪振作分薦
于宥司以爲邑里尤亦惟李侯賜也嗟呼李侯何可
忘也李侯清以率躬勤以立事惟修舉廢墜如飢渴
以惠吾民李侯何可忘也余於是歎曰夫增修聖廟

急先務也規恢講肆作人道也役民而民不怨至今
講德不已其引而進於教也又如斯可書也遂第
其所言以爲原州鄉校重修記

白雲樓記 庚辰以後

丁丑歲寇旣退邦事旣少吏都人士旣弛負擔矣東
淮翁卽請告歸休識者咸以出處窺翁翁曰何饒舌
也我自病不任事耳旣歸就先壠下構屋數椽以
居則爲三十二詩縣余後二年時事益寧息作青白
堂以青山白水故則要余和詩又二年治園林漸廣
則起小樓一楹以其直白雲峯名白雲樓乃索余文

爲記蓋翁三築室余必知之俱能神游日存彷彿其地云夫人之欲安逸與富貴何限苟唯是心是徇隨處以長則廣慶豐屋將不勝其狹陋矣始翁拔身於南漢園逼之餘卽置之蓬茅打頭之室而愜愜乎無所不足及乎五閏歲三易舍而湫隘之患改乎前矣愜之樂奪乎後則亦人情安逸之所趨也置若於富貴不能一日而舍去不處也雖然翁幼而安於金埒脂膏之享長而濯於文酒愉靡之奉老則子弟族從芬華門戶諸孫嬉娛滿前韶秀可念凡世所謂福祿豐盈還慕而罕全者無一不得於天而乃肯超然引

退屏居松楸澡身於清冷之波放情於巖岵之阿脫羸紛囂將終老於寂寞之濱翁其加於人歟等矣彼其乾沒得失計較濡益沈埋於車馬塵土之間者固不足言當世故未夷北門之憂交切則士之欲斂跡決去者又患無所於歸一畝宮百畝田尚不可求况望樓居而取適哉然則翁之經營是樓以遂優閑之便亦天之以相夫翁而東山志立與天下共推者不其然歟濟南李生作白雪樓蓄蔡姬其中文墨自娛客至輒却門不應以是得簡貴聲翁詞翰風流當不讓李生樓中之人之如蔡姬以否姑無論已至其江

山登望之表草樹雲烟之勝比之濟南之工商都會
舟車湊集之街猶汗漫之與闐闐而假令如余者幸
而東還茶醜酒榼繁船於樓下則必不以生客見阻
其視李生所得與所自處又何如哉

朝陽軒記

鳳靈鳥天下有道則至舜作韶樂時則鳳至而儀鳳
蓋爲聖人出也鳳非梧桐不棲梧桐必生于朝陽舜
之時當植梧桐于朝陽以候鳳無疑也舜嘗南巡于
蒼梧之野放于海濱奏韶于石上至今號爲韶石而
表靈異焉其後之南郡屬湖有湖南與韶石皆在天

地之南南文明之地也夫以文明之地聖人所淹跡
而南方又多梧桐則鳳之至當數數於南方其必然
矣舜死後三千有餘歲再無舜焉則鳳遂寥寥不至
久矣世之人方且好種妖花異卉取悅乎目而植梧
桐者或鮮焉旣無聖人在上位朝陽又無梧桐則鳳
奚爲至哉今我東方 聖人有作隆有虞氏之治有
司者方議作樂協律等事鳥獸草木咸得其理而五
色之毛或彷彿乎雲物之際其植梧桐以候之時乎
朴侯省吾靈巖人其邑據海而以有異石故號靈巖
靈巖隸全羅道全羅道又號湖南朴侯所居在月出

山西最先受出日故名其軒曰朝陽盛植梧桐其下
鬱然成林可以勝巢者累數十章侯之植梧桐意其
有在乎梧桐生矣鳳將至矣其至也不于他必先于
湖南于湖南不于他必先于靈巖于靈巖不于他必
先于朝陽之梧桐可期而待也朴侯人中之鳳凰之
以氣類相應又其理也鳳之至由 聖人不由朴侯
而其至也必于朴侯所居則朴侯真鳳之所爲主耳
昔黃霸守潁川見鳥之羽毛稍異矣以爲鳳時君甚
好鳳賜書增秩徵拜 永光尹遂至丞相今鳳之至于
朝陽也于湖南者亟聞于朝廷朝廷之所以褒嘉朴

侯朴侯之所以先承 罷命震耀于載籍爲何如哉
余於朴侯非宴私一朝之雅羨國家之拔迓聖瑞與
朴侯之首蒙慶賞將拭目而俟鳳至于朝陽也

枕海堂記 甲申以後

夫朝廷者薦紳進取之途市廛者蠶民衡利之區寬
閒之郊僻遠之鄉亦士之不遇於世養安自放者之
所趨也然而處江海者歛漱墊居山林者病深阻二
者每不得兩全而並有則此又取適者之所常恨其
或挈此而訾彼拘近而昧遠俱非通論也然則蕪山
海之勝具高深之致可以超護短偏長之目者其惟

東州集 卷三
成氏之枕海堂乎牙州之鎮曰靈人山山西迤東注
北起而爲新豐嶺下平而爲倉城城左右則民居之
湊萬屋鱗錯中高者爲官廨旁行者爲諸廡又起而
昂頭者爲曲城自曲城西轉數步若人之回顧望洋
者卽枕海堂成氏得之以都其勝繁焉夫太湖之傍
巨海之涯斷石承其趾洪波浸其隈岬夷以東渤海
之津島嶼隱現之形樓舡往來之路特目力所不及
而未嘗有芥滯焉則升高瞰遠究覽體勢之奇固無
所與讓而以其在小山之頂阜壤隔絕崇庳剔突因
勢寓巧曲折陟降梯徑縵盤雲烟蒸蔚草木葱蘢又

窅然饒山藪之趣向所謂山林也江海也兩全而立
有者宜無以先此屈指矣豈宓氏胷中包大瀛海與
小須彌山邪自有天地以來便有此江山亦揖之趨
泊者必於是行旅之濟涉者必於是民物之所都會
官吏之所走集經閱百代豈無一二具眼而堆阜斷
壙丘榛墟莽之間付之漁村蟹戶之所翕集而騷人
雅士一莫之顧野今而遇佳主人抽秘蘊葑潛翳彰
幽闡隱翊新政靄山增其奇水增其麗宇宙增其曠
朗日月增其清羨使人人登覽者無不悅然閭暢神
與境會夫湖右地傍海臨水而亭臺者殆以千百數

而此堂一朝出其上自其西秋雪白沙之屬索然又
巖意者顯晦在天財成在人而天人相與之際其有
主張闡闢而默相之者存邪山水余所樂也探尋汎
濫足跡徧一邦居恒有長往之願至老流徙不獲營
一丘一壑而濛汎迫矣僑寓鄉井得從成氏游暇日
相隨觴詠於斯堂之上臨望之樂與主人共之亦已
幸矣堂西偏下據絕岸每晝夜潮上枕底聞波濤聲
堂之得名義其取此而觀成氏故偃蹇當世倘亦有
孫參軍沈耳意合成氏名時望字尚甫辛巳歲實經
始此堂云

俗離山白蓮庵重修記

世以佛者不用力耕稼游手游食安坐而享其利厚
訾其道乃佛者苦其食敝其衣以薄其身苟以濟其
生而已而推其所餘修治其廬室塑繪其圖像加丹
牘以致其美爲尾甕以備其漏奔走乞丐不恤其勞
以立事功用心亦已勤矣視時之厚取於人以豐其
蓄以私其妻子而未嘗以一毫裨益於公家者豈不
大相遠哉湖西之山甚多而俗離最鉅俗離之寺甚
夥而空林最勝其西之白蓮庵又其尤擅名者也建
置旣久中經審圯游覽者病焉有浮屠人性靜心覺

同發誓願鳩材充工重剏棟宇悉復伽藍之舊而聖
大士三軀繪諸佛十四幀以至塗彩覆瓦之役具修
畢舉卽神會其人也自壬午至丁亥六閱寒暑經營
勸募單心竭力靡險不涉靡遠不屆蓋自一身之飢
渴有不暇顧焉然後乃能有所成就居然爲山門幸
有巨麗之觀其非游手游食安坐而享其利者歟其
苦食敝衣推所餘以立事功者歟其與厚取豐享而
無一毫裨益於家者賢不肖何如也余嘉三上人用
心之勤於是乎記

白雲山白雲寺重修記

人之言曰青山白雲然而以青山名山者少以白雲
名山者多蓋山則主也雲則賓也借賓而形主然見
斯之有斯也夫雲者山之有也山者體也云而不動
雲者用也出而無窮之而不動故常存而觀不新出
而無窮故常變而觀益奇山之取多以白雲其以是
乎東國之山名白雲者以十數而唯在太平者最爲精
秀與巍山而建德寺者又十數而號白雲者最爲精
嚴其泉石之泓峙景致之夏絕凡可以娛耳目而陶
性精供幽事而清道機者當甲乙於靈隱國清而白
雲之溶溶出岫漠漠彌空朝夕呈態陰晴變幻與他

山不同夫有山必有雲而談雲者必舉泰山之層才
則白雲山之有白雲寺固當有以矣僧史稱道詵國
師實初是寺近八百年風雨之所震撼雀鼠之所穴
棲楹棟中推丹青點漉龍象無依縑流歎息有願
長老住錫于茲慨然以興起事切爲已任與其徒雲
清杜暹靈竹二人者齊心合計廣募緣施殿堂于庵
長弟管緝以至樑祀之宮改者金相之當飾者無有
不加重新今山門改矚而又里諸像十數軀其他供
佛器用百物具備自崇禎辛未始役經十禩乃訖誠
已勤矣彼爲佛者豈可頌果營立道場居僧衆而奉

化三觀他生無量福利者余所不知惟其占勝於清
淨之域脩治精舍以惠游峇徑行無虎豹之憂寢息
有房櫺之適其濟勝於人人亦不爲少矣嗟乎此身
如浮雲本無南北依理亡屨請上方即見白雲興沒
以自怡悅姑書余志貽山人之來乞文者道微云

浮江亭記

浮江亭在京山太丘兩邑之間去江甚近累石爲基
若泗濱之浮磬矣其得名以是云松江上下臨水而
爲亭者以十數而獨是亭最勝且舊吾友李君而實
繪畫其形勢景致請記於余蓋嶺南有琴湖洛東江

俱滄溟而渚清苟亭于涯者得一水已擅其奇况是
亭處二江交流之會凌一氣沉澹之表汎汎乎猶乘
浮槎出宇宙而浮銀潢則登覽之表固不待繪畫之
動而可以得其全矣嗟乎自亭而觀之則謂浮於江
可矣自天地而觀之則大而爲嶽瀆原野小而爲崇
翹動植擾擾如江漢之浮萍者何莫非托物而浮也
卽其所見而言之亭浮於江江浮於地卽其所不見
而言之天浮於氣地浮於水天地猶不免爲浮物而
况山川之耿耿者乎而况人物之區區者乎其生也
浮其世也浮存亡倏忽如浮漚之起滅又况於浮名

之在外者乎又况於斯亭之強名者乎石余者隱休
寓內茅浮雲之無史而浮海之願亦時有之當浮于
江以登斯亭詠乾坤日夜浮之詩浮以太白拍浮酒
缸中儻遇浮丘伯接以二昇浮遊于汗漫之鄉而實
其從我乎否

晚休亭記

休其有早晚乎曰休安有早晚獨心休與身休不同
爾夫任真取適無外慕無內疚之謂心休聞居屏處
偃息以舒佚無趨事奉公之謂身休故身休者有早
晚而心休者無早晚曷不見六世之人少而入仕公

東坡集卷三
朝并心於進取之塗凡於事之利害至熾至微莫不
計較方便早夜以求之以至年老氣衰精力既愆無
所可用於當世而得失之念憧憧未已晝披於思慮
宵勸乎夢想未免處江湖而懸魏闕則是人也自如
至終未嘗有晷刻之休休安有早晚於是有人焉得
之而非其求也爲之而非其役也儻來取舍無所嬰
於其中絕營去務立朝而意在東山及其禮年殆蒲
超笑自引脩治子舍於人境造絕之鄉與魚鳥爲侶
優游以卒歲能如是方可謂之休矣其休也不在四
體之外而在於方寸之內不在乞身之後而在於筮

仁之初其身雖曰晚休其心固已早休彼旣心勞出
與處皆不得休我乃心逸早與晚俱得其休人之相
去豈直九牛毛哉迺于陵父早列朝貫躋金緋
位通貴當官在事而所居必有池宅林園之勝日休
者雅矣乃於望七之歲占地于西湖東岸爲亭三間
冬溫夏涼之區具鳥遯名之曰晚休蓋以寓朝夕宴
息願養暮年之義而湖山之羨四時之觀收拾於几
席階庭之間以娛耳目其所自得以爲樂者豈不已
全且厚哉自亭之上下並湖東西華楹扶閣接架而
疊起率皆扁鑄其門叩之虛無人問其鄰或曰家居

于城市也或曰游宦于四方也終不得一諧其休老
死于塵埃而亭已屬之他人矣獨于陵性少耽閑老
而益甚日與賓客故人觴詠斯亭自號爲晚休翁而
人亦以晚休許翁翁方以休身自幸而不以休心自
高人但知翁之晚休其身而不知早休其心余恐世
之譚翁者未易以闕翁早晚而謂翁之休自今日始
云則豈不淺淺乎哉故以一言引之覺悟夫徇祖述
者

跨鶴軒記

暖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此古人夸語非達士雖言

也夫揚州大都耳得是則十萬貫不足以稱豪矣騎
鶴則輕舉耳揚州又不足以下顧矣仙人者以上清
爲都超軼乎九垓之表視揚州爲濁穢之區昔以是
爲榮哉李白調道士吳均豐腴曰讀君詩謂口食烟
霞今見君恐鸞鶴不勝彼腰十萬者果可以上昇寥
廓乎哉殆下士窶人劍賭皆十萬與作揚州者之富
厚顯赫耽耽然歆艷不已乃與騎鶴者比類而談舉
焉後之以富貴爲悅者遂以爲口實良可慨也柳侯
愈必歷清貫由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厭直承明暫出
爲揚州牧使以進退論之直當言下揚州耳柳侯乃

不薄爲州夙夜治事三月而政成就公解西隅新構
小軒占勢敞朗大有臨觀之勝扁其名跨鶴或疑柳
侯不能去羨絕慕以是自說是不然也柳侯密奉帷
幄日侍 講內殿邂逅縮州綬泪沒於簿領無異東
方散仙辭歲星之列下遊於喧卑之域尚奚以沈爲
不蓋之役不可以拘傲吏而上界官府亟宣笙鶴之
召將躡雲氣乘扶搖脫埃壚而騰赤霄揚州與上高
猶上直旌祀也跨鶴之名定其徵已請書此以待其
期

明詔閣記

吾東方介處嶺海其所設郡邑而治者莫不皆有山
水之勝而嶺東西諸州尤有奇麗之稱甲於他道就
其中壽春州獨擅爲第一蓋其治東有鳳儀山秀入
雲霄昭陽長楊二江會于其西光潔而演迤夫以東
方山水之勝而嶺東西爲最嶺東西爲最而壽春州
爲第一則是宜有亭臺登望之區以都其景致者而
官居廨舍在崗壘隱嶙中各視其地形而營置焉故
屠公館者知有鳳儀而不知有昭陽長楊處邀仙堂
者知有昭陽長楊而不知有鳳儀猶之左有所睹則
右必有所遺前有所得則後必有所失彼此交蔽亦

能兩全其美故責備者恒致慨焉今知府嚴侯愷蒞
政三年上安下和乃規地于公館邀仙堂之間創立
小閣名之曰闡韶其據勢稍高袤丈以上無丘陵之
阻四顧敞豁二樂咸具則鳳儀以西昭陽長楊以東
巖嶂呈其面目洪流控其襟帶雲烟之興滅舟楫之
湊集四時之觀氣象之變莫不獻見於楹廡之外不
待跬步之勞探討之勤而得之於憑几流眄之頃者
靡所不有靡所不盡如波斯巨胡居列衆寶未嘗移
屣易肆而異國殊珍縱橫盈馘嚴侯之所規爲真
富而有日新哉嗟乎春之有鳳儀與昭陽長楊當自

宇宙以來就以爲治不知無何而居人士之吏于茲
又不知幾許賢達天地之所秘藏山川之所隱形至
是而始早露無餘豈以嚴侯匠心獨妙天機獨深賅
相經營非人力所及而鬼神異物實有所默相其功
歟不然造化真宰無亦小靳其橐籥也哉山以鳳儀
名亦久矣鳳者必待韶而儀無韶而稱鳳儀盖有待
于今日乎於崇禎乙亥秋按節至壽春宣 命于
公館夕宿邀仙堂爾時無所謂闡韶閣者倦于遠徒
未究其形勝居常往來中寢今十四年而閣是闡成
翁能指點其地略書其盛嚴侯之請

玉果客舍重建記

往戊午歲余以朝命按海防道湖之玉果縣巖巖也原淳昌富有之與十室蕭然候吏館余于池閣閣小且濶外時秋晏氣寒風雨連凄窓闥終夜鳴意甚慘慄既朝而望之雲山鎮其北參差而不直其地詠歸亭峙其東却立而不相朝爲賓主山有筵竹千畝蔽蔚而不盡露其蒼翠詢之其人則曰嘗有公館號名勝燬于丁酉之亂不復者今二十二年余於是亟歎八切之不競與舊觀之中陲常令介于懷抱者今又三十三年矣余亦縣監申侯爲政於茲邑適三

年矣不謀於衆不役於民取匠於游手取財於庫羨活方視址悉遵始初之規廊廡序無一不備塗墍瓦墀嗒然重新向之參差而不直其地者若背後之隱屏也却立而不相朝爲賓主者若拱揖而獻酬也蒼翠之蔽蔚者又若青幢綠幕環擁其左橫牙列戟儼立而相持也鄉之耆老大夫來游其下曰何昔廢之久而今復之速也賓客之東西行館于是者則曰沈沈哉居也獨見是耳嗟乎館自始燬迄今五十四年更邑宰數十政賢不肖固人人殊不曰惜民力則曰重政作計日月待遷蒲翁傳合隱人而已唯申侯

清約飭躬推而達之於施爲而所定置乃草草如此
其可謂勤於奉公而敏於趨事者非邪余老矣瘡痍
支離無由致身於新館舉觴以落其成則借以一言
發申侯之羨且解吾平日介介之懷身可已也申侯
名得洪高靈人用文學行誼世其家云

狼川衙舍重刊記

自單單大嶺以西巖邑凡十餘率披榛莽以爲治而
狼川縣又號荒僻民戶不滿百其官在公廡編蓬茅
翳蒿覆屋屢支撐而已自余按道時所見如此又不
幸邑人有犯十惡者縣憲爲支縣金化則其所當者

益不治而支撐者益頽以圯唯狐狸貓貉是穴是嚙
訖十年縣乃復比他邑而典籍申君最實爲監務始
下車戴星而蒞事一以興起宿弊爲先不十日而悉
復其舊旣而曰官舍者吾所庇身也身且不庇尚何
以治人哉傳舍朝暮閱人吾其敢官私而便圖乃斧
材於山埴瓦於密躬自相方程切恢故址而爲之民
旣悅君之政群趨競勸三月而斷手自屢序廊廡庫
廐堂隍之屬位置畢具邑里相賀行旅改觀小人則
曰賢哉我侯旣子惠我民俾安其居室而又早夜毋
怠爲闔廬以利久遠其自封也哉君子則曰賢哉君

侯士之自好者視內外爲輕重處朝廷咸斤斤率職及縮縣符辭禁闈卽弛置規便不孰飲自放則脂膏濡益以肥已而病民者一概滔滔唯君侯剴心奉公不款不懈施之政術灼有顯效如此狠之人其以侯爲憐矜哉東州老人莞爾而笑曰彼小人者夸其劍見君子者悅於苟難身足爲申君道也申君世以文章擅聲譽由翰苑選玉堂密通經幄有年矣今者輟承明之直而典卑陋之區捨詩書之業而從米鹽之役猶扶風竒文下九霄而墮塵埃惘然失圖是將何係坎廋戚戚若不可生者而方且一出入齊得喪

不挾貴不擇事處分而聽其遭素位而盡其職俛焉兢兢勤身而勞慮以經營室屋爲務其肯以出處榮辱累其靈臺而爲之憂樂也哉人有遺一簪而見于邑繫千駟而不以爲泰量固有大小也惟量大故可以大受申君之去枳棘而爲棟樑於巨厦也不遠矣遂書其事以爲異日之徵

歸來亭記

陶徵士爲三徑資爲彭澤令五十日意不樂拚腰向鄉里小兒賦歸去來辭浩然而歸謂歸其官去其職來其家也高風峻節照映宇宙不但以文辭之徵也

後之仕宦者莫不遂想而選慕咸爲文以和之蘇長
公在海南亦和其辭以寓其欲歸之意世多傳誦蓋
取文辭之媿也然仕宦者終未有抽身高蹈庶幾乎
徵士之爲者蘇長公方拘於海島竟不果得歸死葬
於中路卽其辭甚悲而其道甚窮矣今開城留守竹
所金公自中年後買地于幸州江岸其名栗里慕高
其上田園巷柳桑麻松菊之羨絕似柴桑物色所和
陶辭實書在壁每於休沐輒命駕而歸則經丘尋壑
之趣倦身山雲之觀凡可以怡顏而寄傲者無一不
得曠世相感有類謝墩俯仰今古不覺人代之爲遠

而公之意猶以爲未也遂名其亭曰歸來擬以爲卒
歲長往之計嗟乎古今人同不同未可遽論也當金
行欲末虞淵之日將入徵士以晉室遺老詎不可裸
將於新朝下邑五斗米又不如故里薇蕨則去就之
際差易爲其決若竹所公者用文章行業受知於
三朝坐廟朝早夜釐庶政協贊濟安之功居多出管
留鑰康理舊都 君相之所倚重氓黎之所仰賴道
固可行義無可去使徵士易地而遭焉則必無事於
歸矣世治則上德無名世濁則清士乃見亦論其世
而已雖焚公旣年至倦于朝請戒其子亟治吾亭吾

其歸矣譬之嗜珍饗者使人持錢物詣肆雖未卽得
食不可謂不知味者而其飽也可立而待也不俟當
日就東籬下見南山採嘉菊奉公於壺觴之次其母
曰君且去矣

漫寓堂記

爾欲舍而之所寓乎寓不可舍也天寓於氣地寓於
水天與地猶不能自立而恃寓以存若之何舍寓也
老氏守之恒其寓而不得焉佛氏厭之脫其寓而不
得焉其不能舍寓也久矣爾之躬爾神之所寓也爾
之宅又爾所以寓所寓也厭之而不可處守之而不

可恒爾之寓之將以何術曰吾以漫寓而已矣夫漫
寓者不求其脫不斬其恒寓之以虛而不以其實寓
之以無而不以爲有爾身之爲蜩甲蛇蚹况其所寓
者乎春秋之忽往而忽來氣化之迭盛而迭衰日夜
相代乎前而旣不得據而自私則斯可謂漫寓者矣
凡爾室之所有木石花鳥階庭園池之實山川之流
峙雲烟之起沒物態之推移而遷變驟得而驟失無
非爾耳目之所寓其所寓亦漫而已矣方且寓趣於
詩書寓興於壺觴恬愉靜虛無適無莫優游乎無爲
之域無何之鄉不疵蕪不撓撻以至乎華皓頽期遠

名其堂曰漫寓

李石城新寓東城亭記

三浦在漢江下流去都城十里而迤倍山而面湖其地號多名亭蓋其淵瀨之澄泓洲島之縈迴士女之所走集舟船之所都會風潮之朝暮上下陽身之族戲而羣飛凡可以高居而俯瞰者大都并得之矣唯其崇基傑構巨廈脩簷不爲陽景暑雨之所淫鑠者獨東城亭爲第一舊有申氏以功封東城者實始經營故名東城亭云自東城氏死而亭遂空者數歲至今年夏石城宰李君自龍山奉太夫人僑寓於是夫

以專門圭竇之士而一朝獲此巨厓可謂窮兒暴富矣石城君大樂之爲文字以記其勝而又要余一言張之將以爲不朽圖嗟乎子之身非子有也造化之所委形也子之文非子有也氣機之所假辯也幘幘不可以恒處而天地不可以久託况乎光陰之倏往而倏來雲霞之屢興而屢變江河之日逝而不住萬物之迭謝而長新晝夜相代乎前而不可執而守也得喪驟交於心而不可據而私也而况於斯亭之或成或毀不可以預期一予一奪不可爲常主者乎而吾子窈窕焉幸其有規規焉覲其便殆難以語於道

矣且文者之言也寓物而成物毀則隨之三王之序
滕王閣長公之記凌虛臺非不瓌奇偉麗也猶飄風
之過耳迅電之經眼求其影響之彷彿豈不得以須
臾而寂寥簡編無與於人骨之俱朽則子之計又可
謂拙矣雖然東城氏之爲是亭豈不欲守此以老而
工未訖功東城氏死石城君時棲遑路傍望華樓高
棟若仙居之縹緲今乃無因而入于猶鵲巢而鳩居
語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亦可見推遷往返之理不
可常如此矣藏舟於壑有力者負之而趨斯可以
警世之專欲守利安富厚而苟自私者遂以爲記石

城君名敦臨世以行詛名

水明亭記

漢濱地多形勝外三浦之峯試旋目而望焉白銅澤
露梁瓦丘龍山下至玄石西江竹里十數里間其倍
高踰深遙山迤階平鋪濶遠之致大都一槩而三浦
居其中翕登龍斷者向市利一游矚而上下之羨盡
焉則漢濱之勝三浦固已專之矣故處城市厭激隘
而樂間曠者咸就以爲亭接棟宇連接題疊起而對
峙俱擅有名然而近水則地卑不宜於遠望有危墜
之虞腥穢之臭而射利喧闐日亂吾視聽則舉大全

者或病焉獨水明亭枕崇岑之麓據衆仁之顛三江
匯其趾雙鳥案其前木覓白嶽眉兒馬鞍砥柱蠶巖
桂陽之山始興之山旬館於左右帆檣之翕集市里
之都會閭閻閉閣之交錯列分爲魚鱗爲蜂房悉歸
吾朝夕日用之觀而諸亭之接棟宇連椽題者又皆
在於指顧之內則水明亭爲第一於諸亭當無異論
矣夫以漢濱之勝而三浦專其美以諸亭之擅名而
水明亭爲第一焉則爲主人者必其得之天者全優
清福保平樂不數數於當世者之所能得以久專也
始萬曆丙辰歲吏部左侍郎泌川朴公實翔爲是亭

嗣子兵部左侍郎大瓠公增治垣屋至其孫奉化君
舍縣教而歸去之今三世三十九年結構日益牢階
連日益修基不以傾業不以墮豈不難哉嗚呼宇宙
逆旅也忽來而忽去四嶽三塗其姓不一尚安以恒
其有也富貴無常也秦之析年阿房陳之結綺臨秦
隋之顯仁汾陽迷樓之屬非不傑然巨麗而曾未一
瞬荒墟壞墉剪焉爲狐兔之區尚安以恒其有也而
况於江河木澗一畝之宮數椽之室朝暮易主閱人
多矣唯朴氏能世其守堂構無虧奉化君勉乎哉天
地無窮期而山川有定形以定形而求無窮奉化君

之心亦何所不至奉化君既保有是亭矣惟早夜兢
兢規爲永久圖遺之于若孫以無替泌川大執公之
舊庶其曰不棄其基奉化君勉于哉以余嘗僑寓於
是固要余爲文紀之因繫以詩

見詩集

繫駒亭記

宵雅之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未今
夕惜賢者之去而欲留之之辭也夫賢者而來去欲
留而不得則世道之責當有所歸而賢者既不得於
朝廷則空谷而已矣鳥獸不可與同羣而斯人之徒
是與則獨寤晤歎雖足以自樂其樂而招邀鄉隣父

老樂與之陶寫平生以盡其款曲亦賢者之雅致而
聚散之際又不能無依依摻楫之懷則容無庸歸之
詠所以次於驪駒之後也佩弦金公賢者也少歷清
貫旣乃棲遲州里退居龍駒縣西北先壠之下躬稼
以自養年老簡出入獨好客不倦客至必摘園蔬舉
匏尊論說桑麻商晴講雨不知賓主之爲与我及其
林日西頽賓軒將返則左牽右挽留連而不已乃爲
堂三楹涼燠之區具焉命之曰繫駒以寓其投轄之
意其落地兄弟之義伐木醜酒之歡藹然於題扁佩
弦公其賢矣哉始公之謝事而歸也朝之士大夫咸

惜之詩人之能作詩留公配儼於風雅與否固不可
知而公之駒旣不可繫矣無寧山潛野伏繫嘉客之
駒以展其逍遙亦君子出處之道也余家貧唯一款
段甚駑病頽俟春原路乾一繫於堂下煩公一束青
芻姑爲文紀之

鶴林正畫山水八帖屏風記

萬曆辛丑先人壞朝衣爲八幅請鶴林正公于寫四
時山水公子雅善繪事爲此畫甚工時號妙品旣鶴
林公子仁其筆蹟之在世者不可復得則人所寶重
以一寓觀爲堅固亘矣况先人心日之所加于澤之

所存列之爲屏障陳之於左右論五紀傳之不失者
在于孫寶重之尤當何如也屬時多變丁丑之亂內
府所藏蕩佚俱盡瓊鐵玉軸舉歸於鞏輸以北亦圖
書一厄會也獨是屏以故陋故污得保無恙寧非其
幸歟於是付之善工澆濯之補綴之易板與紙因故
面爲新卽先人所嘗列爲屏障陳於左右者一復其
舊展對撫玩之際自不覺泚然涕矣嗚呼古人論書
畫絹壽二百年以爲執苑深恨焉始辛丑歲余齡十
三今更五十八祀余爲七十以老風燭之期普普日
追計此畫之通靈變化尚餘百年余不毀以是爲恨

而重有曉於人生之有涯也

東里精舍記

尚書鄭公君則東里精舍舊在興仁門外離城可盡一矢人烟希罕有蕭散夷曠之致屋雖小結構整飭適寢處之安庭除雖迤以時潔治宜攝杖徐步棲遲憇息以娛其視聽禡樹桃李春賞花而秋食實其外郊坳泉澗自水落峩差以下箭串馬牧之南遠而廣陵諸山江漢上游之勝皆囿於眺望之內溪芹園蔬池魚漣禽之味又足以供吾養會心處未必隔絕城市而近在濠梁上矣余每從朋好跨馬出郭徘徊

陶寫甚相樂也其後東里公受長寧二陵簡畀之隆出按藩維入爲天官冢宰身且朝夕巖廊而屋因而廢矣廢文數十甲于吏閱多少世故而公年五望八遂納椽告老乃卽其故基起頽圯脩垣墻復立精舍不侈不陋依舊而止其寢處棲息眺望禽魚之趣亦將悉復其舊獨恨余羸瘵因勞無由一致身其間復尋陶寫之樂也夫以公之堅剛不衰足以坐鎮雅俗而謝事返初服有萬牛不回之節脫屣於榮辱之境得失所歸當必有所在而自走屋廢興而論之不可謂不幸者矣羊叔子曰他日角巾東歸爲吾容棺

之墟叔子方展方方隅用功名自勉而深幾慮慮意在周防末流居身重爲之致慨也往甲寅歲余與東里公獲故友韓奉而鄭德餘安夢孚送伯氏議政公伊川任所會飲靈谷書院旣而留東里公枕源堂童書院匠役餘人並騎而返時風雪甚就東里虛堂討酒壓寒東里夫人命文奴掃除迎客出嘉醪且招鄰家謳者以侑歡客旣醉相與聯句作騷偶文適書戶闔至今四十七年以久惟余與東里公幸而獲全回首曩遊一夢依然雖聞精舍重建余旣不能自力而二三故人俱落落泉壤文酒跌宕又何可言也略叙

今昔以寓存沒之感

東淮翁楓嶽遊記跋

余與淮翁後先為楓嶽遊蓋辛未歲八月也入山阻
雨相望而田旬只平三郵筒相聞迄未果一得相當
未免為孤賞獨逞是介介爾及還依然塵土間舊物
向之靈真窟宅遽落夢境每相對歎詫悼斯遊之不
可再得也夫得之而不與借借之而又不得再焉俱
足慨也今者淮翁東行錄成凡余筇屐所歷水石林
巒之秀高禪韻釋譚幽語玄之致翁之所紀已先獲
之觀於是真可以廢遊矣俟終南山色益清楓嵐益
佳淨掃涼軒對酒舉白細論錄中勝槩庶幾無交臂

相失之恨云

謝惠連雪賦范中立畫文徵仲書跋丁亥以後
謝惠連雪賦稱引梁王兔園之遊以梁客司馬相如
鄒陽枚叔俱善詞賦藉此三人爲辭雅致逸韻妙絕
千古至宋范中立寫爲圖盛明時文徵仲用小楷書
聽爲人卷其才情興寄足稱秬苑三絕蓋自謝氏以
及中立徵仲遠者千年近者百餘年用意之造微命
筆之入妙繪森然在目書畫真有益哉梁王以親王
介弟擁數千里之地招致文人墨客托以布衣之好
相知至薄天子從官忘蕃國之陋而慕與之從遊當

雖閱歲暮霰雪既零雁池危渚之間積素彌望梁王
屏天子旌旗命小駟石賓友置酒于平臺酒中樂酣
琴瑟間作技簡于三大夫使各奏其靡老風流勝事
豈後世粉墨模倣所可幾及哉令人躍然飛動

趙松雪畫羅漢過海圖跋

有爲無量功德大檀越波羅門善男子松雪居士姓
趙字子昂畫白衣菩薩像寶陀落迦閣嶠中座後紫
竹成林傍有水晶餅金剛護法是爲觀世音又有聲
聞阿羅漢率其眷屬跨諸般虫獸龍神荷葉浮直過
海詣觀世音證成正果者十數軀夫觀世音現世示

東坡集卷之三
寂不知幾經塵劫居士造是段無量功德希有事已
過三百餘年風燈泡影幻滅茫忽不可思議矣宋天
聖中有賈人漂到西洋佛界塔宇精嚴只一禪宿結
趺龕下是賈人就丐座後紫竹一竿以還示波斯胡
始知親見觀世音云彼觀世音一也居士之畫以為
過去賈人之見以為現在現在者為有過去者為無
觀世音果為有為無以有為有而謂之有不若以無
為無而謂之無吾聞之黃面老子

呂子久歸去來辭集字律詩三十首跋

宋人嘗言二大夫不可一日不識某根念亦嘗謂士

大夫不可一日不讀歸去來辭蓋以內外之辨明然
後其自顧也重其自顧也重然後能休官也輕能休
官也輕則千駟萬鍾不足以撓吾中而進退去就綽
然有餘裕哉留身呂公子久在江都以歸去來辭集
字為近體詩三十首聲氣諧和造詣冲遠且其用字
穩妥一出自機杼無牽強僻澁之病要之語不拘於
字意不拘於辭是為難耳且夫陶徵士處晉宋廢興
之際意不可下邑達情取適舍斗米而返初服一身
去留固無關於義分則卽事遣辭皆實境所得若予
久當治世遭遇上下入奉廟畫出管留鑰之寄顧安

得抽身勇退以遂丘壑之願哉然則斯詩也直自言其所存而亦不害爲賞心雅操也余所謂士大夫不可一日不讀歸去來辭者公旣先獲之矣余旅人也漂寓轉徙至老不休住無所著歸無所之偃偃如浮雲羈鳥之無所棲泊况乎壺觴之趣松菊之觀又有可言哉唯篇末一段語愴然有契於心聊言感懷以紀卷尾云

平壤伯詩草跋

平壤伯趙公浚當屯李廢典之際實爲左軍總制使統率戎馬翊我聖祖造邦開業意其恢恢武力策

名之士而已及睹喬孫小司寇景楨所蓄和座主溪堂詩稿一本詩健拔清麗不減楊鐵崖行草翩翩竒逸有江左風流又是秣苑高手殆亦鍾太傅其人也同時如冷陶諸公詩已不能越平壤伯而上之筆則無傳焉學士大夫猶稱述亡已而平壤伯遂寂寥無知者豈以功名之下有所掩焉者邪王鳳洲評書畫紙壽極不過二百前後今此卷閱兩朝近三百年墨氣雖脫字畫宛然無訛缺宜其子孫寶藏之以傳久遠也

象村集重刊跋

不曰精乎精則患不大不曰達乎達則患無法此固操觚家所常不免而工詩者不必文工文者不必詩亦以元兩至之難耳夫精而大達而法詩若文各臻其妙覈論者無敢加以獨盛偏廢之目則唯申文貞公有之蓋申文貞公才高而識博才高故不局於一藝識博故取裁於衆養生於偏方末路脩辭立言建標于作者之林而文章與德業俱赫著千古豈苟焉而已哉公弱齡無他好開口輒成造境語覃思載籍至忘寢啗卽白首如一日語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斯非天得與人功並至之謂歟 宣廟處公

以玉堂東觀高文大冊發揮 王獻章章盛也中羅否塞霆霹交加流離遷謫疑若阮公于坎窞也然而牢怪幽憂不足以撓公毫髮則天固以勞苦拂亂之會玉于公成而其所行澤之吟投湘之賦皆發其湛思以卒大雅之業豈亦陽抑而陰扶之理耶旣而天日再朗公首膺大拜黼黻締繡光贊中興之烈文章致用之效於是大著功名昭于時壑實延于後裔天之有意於人之窮達與世之隆替灼然可見矣自公集行于世幾十年所觀詩者謂詩勝文觀文者謂文勝詩莫有定其高下者而至於致大而極其精尚達

而盡其法斯百代之公言非一人所得以私言也始
公卒公之元嗣翊聖氏鏡公遺文于家塾猶慮流布
不廣今因公侄子翊亮宰泰仁縣重刊于板謂不佞
通家子微一言文之嗟乎古人有言有文爲不朽有
子爲不死夫無文者固所不論有文而無子或子而
不子湮沒寥寥古今何限父捐命執手托以成書意
旣悲矣書旣成又不敢顯諸當世秘之名山以俟後
之知者觀公集不得不遺恨於斯人也

李齊賢畫葡萄跋

中國舊無葡萄博望侯張騫使西域以其種歸武帝

植之離宮別館蒲望以訖諸國客其爲物非草非木
殊藤爽味遂爲飮饌上品涼州人以釀酒富者至萬
石十年不敗其釀法不傳於中國云國朝舊無畫蒲
萄者近時有黃氏執中始以善畫蒲萄名吾猶及見
之粉墨形似之間令人齒頰生津黃氏死今見在而
以是藝名家者爲李生齊賢齊賢不治它業唯朝夕
致精於是先以一架草龍珠置之曾中萬物日交於
前視之皆蒲萄也然後放鳥聽筆之所往風林露蔓
衆穎離離殆有造物者或出之或引之不知其由於
心而成於手也然後操筆而立彷彿四顧因其天而

東坡集卷三 三十七
露其機焉蓋非藝之爲藝也雖然觀山水者以爲知
畫觀畫山水者以爲如真真假之分必有所在矣李
生畫誠善矣余方患渴久苦杖露旣濡葉踈而實駢
坐涼蔭採嘉實以潤吾喉吻又况以涼州美酒供我
千日醉於李生畫何如也

趙叔温摸已卯諸賢簡帖跋

黃魯直得罪責宜州或謂其不愧東都黨人勸令書
范滂傳夫紹聖諸人編管遠惡比之黨錮之駢首於
北扉則不至烈矣而猶感憤如此云本朝已卯諸賢
以經世之學被鬼蜮影射併命於一網實如李杜之

冤酷豈不甚哉今其人已矣風流言論邈不可得矣
斷篇遺墨益可貴重觀安氏所裒錄簡帖及詩詞皆
出於一時名賢之手豈與夫後代史氏追述其事蹟
者爲比而並論哉况范蔚宗何人也苟至今景行前
哲悵望涕泗者烏能無三歎於是編也趙石叔温好
古士自爲摹寫目置諸左右長懷遠慕託寄深矣其
筆勢清婉不減黃太史又可敬也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三

東州先生文集卷之四

伊尹說壬午以後

蓋自周衰聖人之說不行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恣肆無嚴夫仁義者士之以脩身而爲道也彼楊墨者猶竊其一端以私其道而其流之弊至譬於洪水况於椎埋發冢之徒飾僞以文奸言要世主爲利者何可勝言諸侯有放弑其君者則曰堯幽囚舜野死以飾其篡諸侯有誅戮世臣者則曰啓殺益太甲殺伊尹以飾其暴紛紜繆蓋無所顧忌作於其心發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李斯之燔六籍豈亦有所激

身者邪人無父母不生說者曰伊尹生于空桑伊尹
處畎畝之中置置然不改其樂三聘乃起說者曰伊
尹有幸之媵臣負鼎以干湯湯得伊尹進之夏桀窮
先見于西邑夏既桀惡不悛相湯伐桀說者曰伊尹
奸末喜桀放末喜與伊尹比而亡夏湯崩仲壬外丙
早世太甲嗣位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殷勤啓誨至于
再三大甲惟庸放之桐宮蓋聖人之遭不幸也及太
甲自艾克終然後奉歸于亳知成功不可久處皆老
而歸其于伊陟繼相有聞君臣之際俱有本末如此
彼謂太甲殺伊尹者抑河摠邪將以誣聖人歟聖人

不可誣將以欺一世歟一世不可欺小人之以自誣
自欺同時君而誤後世也不以知夫差之殺伍胥二
世之殺蒙氏元帝之殺蕭望之高宗之殺長孫無忌
皆是物也余故特舉伊尹之事以為信書者之戒

周公說

詩鴉鵙序曰二叔以武庚叛流言曰周公將不利於
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成王
猶未知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東山序曰成
王得鴉鵙之詩乃感雷風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
周公東征已二年矣既歸作此詩以勞歸士始周公

東州集卷之九
之出也四國之流言外訖成王之蓄疑未釋爲周公者不得不避而自陝以東固爲周公之所治則避位居東勢則然矣是時周公跋前疐後危亦極矣唯思奉身引去示天下之人以無所不利於孺子而已而乃以師徒自從破斧缺斨自任以征伐大權必不然也周公之心三叔疑之成王疑之天下之人疑之又甚周公方且欲征繕以輔孺子其誰信之當其時尚未知三叔祿父之爲流言根成師以出將以誰討蓋居東二年始得罪人乃得其造言之人耳非謂得其人而誅之也及王之旣悟而迎公以歸始乃奉王

命整六師東討三年而誅絕之鴟鴞之作其在居東二年未歸之時乎東山破斧其東征三年凱還以後之詩乎書序言周公避位居東成王迎周公饋三叔懼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最爲明白

病說

人體有左右四支百骸具焉關會誦伸流通灌輸以爲人而起居以時飲食以節憂愁者欲毋搖其精風雨陰陽毋觸其外卽爲無病之人行坐捉搦無不如其志而不自知吾身之有左右四支百骸之爲吾用其或起居飲食之不以其宜憂愁者欲有以感其內

東坡集卷四
風雨陰陽有以觸其外則左右四支百骸之爲吾用者反爲吾患於是乎有無名之疾難狀之証焉吾近患風痺其病在左其名爲緩欲有所運用則艱澁委墮而漸覺其有如贅疣之附吾體焉吾憊于願揆亦遇是病病在右憑之則敬按之則虛芒乎忽乎常若無半體者夫向也吾有之而不知其有者與我一也今而知其有知其無者與我二也我苦其有願揆苦其無均是病也因此而推之秦失其政山東首畔三十六郡舉爲秦患是患在於有也晉保江左偷安一隅自長淮以北舉委之胡羯而莫之取是患在於無

也使秦與晉追其閒暇無事之時明其政教順民心扶國脉猶人之起居飲食適其宜憂愁者欲無所感風雨陰陽無所觸則患何自而生乎此又吾二人之過也

文不可以遲速分工拙說

蓋古之論爲文者以遲速分工拙此由論放焉而云爾將以律天下古今之爲文者殆未盡然夫文之工拙在其人才分之何如身在其遲與速也故有廢毫而拙者有叩鉢而工者其才之拙者不可責以爲工工者不可抑以爲拙猶妍者不可使之醜醜者不可

使之妍曰頭感頰不可使之爲便妍效治文何可以
遲速分工拙也凡物有速成而久存者有遲成而遲
毀者雀與雉氣至則飛而入水化爲蜃與蛤特芒忽
之頃耳未嘗遺其羽毛骨皮而其殼已成而堅其成
亦速矣而其在高山巖石間者經劫燼而猶存榘櫨
豫章生七年而始見其昂霄蔽日乃在數百年之後
其成亦遲矣操斤斧者析以爲薪可一朝而盡焉文
章之成之遲速傳之久近亦異以異此李白一斗百
篇陳三閉門覓句何可以此下李白而上陳三哉韓
丁論文曰其始憂憂乎難哉其終汨汨然來矣此言

始難而終易也何可以難者爲工易者爲拙乎故曰
文之工拙在其人才分之何如而不在於遲速也

雜說

夫人天生之邪物氣化之邪抑人與物自生而自化
邪天生之氣化之何或予之或奪之窮賤夭札不齊
其順遂邪自生之自化之何具其智巧機私審於利
害一性而不二邪謂人最靈宮居室處食稻而衣絲
山虞而水澳萬族之雜然動植舉若爲人焉則天固
有意於人邪謂物畜愚飲食者欲居處寒熱人所營
營而求適者未嘗役智而無所不足天果無意於物

邪雖然人濕處則風雨滂不耕而織則饑寒至其無
待於外邪狐穴棲鹿野捉魚水處而游後木處而款
其有待於外邪物求庶故易足易足故止分人欲廣
故難盈難盈故長勤由是而陷於非辟由是而入於
刑誅天其厚於人邪厚於物邪孰能無將迎無迂逆
寡取而近求不籟合乎天而天與之合邪孰能不樂
生不惡死寧居順往乘化以遊不違乎天而亦不賴
於天邪既生之既化之又使林迫其生滑亂其化歸
責與怨於生與化之立者其又誰邪
天命之謂性物受之以生故各自有其天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其謂是邪無多寡無大小無有無無長短
自足而無不足人兩足鳥亦兩足行而不僵兔四足
蛇百足行不疾於人與鳥多不如寡也虫螳得穴空
族聚而安息鱷鯢陸處則無所旋其體大不如小也
獐鹿無膽而視蛤與蚓無心而食以無爲有也土狗
有翼而不飛神龍有耳而無聽以有爲無也故莊子
曰鶴脰雖長斷之則悲鳧脚雖短續之則憂各其天
而已矣

文喻說

子嘗觀乎江河之舟乎子欲子之文之工也請以舟

爲喻彼匠氏之爲舟也集衆材而成也取山木之六者與細者靡有所遺鉅以斷之斧以斲之尋尺以度之繩墨以裁之橈杙橈楫之具舳艫桅棧之設衣櫂之濡紉繩之維莫不畢備然後泛之乎河海之廣深津梁之要會九鼎之重萬斛之多人民畜產財賄車與天地百物之殷無所不載無所不運順風而行無所不如志焉人徒見其剡木之浮水也而不知衆材之成也則惑矣夫文者載道之器也立言脩辭斯合乎作者之軌度以垂諸後取於將來千百世萬億人之目身可齒奉而已乎爲之也若工傳之也必

不遠故根據六籍以爲材搜剔百家以爲械彼群聖人所著遺書與夫老莊氏左氏屈氏太史氏枚乘鄒陽賈誼淮南相如子雲班固陳思韋柳歐蘇氏所作及至上下數千年才人夸夫志士之所爲典而有法紆而有理肆而不佞婉而不淫疏而爲河流之夾幽而爲鬼神之滓瑣而爲珠璣錦纈之華縟豐而爲宇宙品類之繁夥風雨霜雪之驟至而驟變也悲愉愕駭之迭遭而迭遷也一字之矐一句之矐皆歸吾尋尺繩墨之用而所謂衣櫂也紉繩也橈杙桅棧舳艫桅棧之施成集而成文然後行乎仁義之港游乎道

德之波卒澤於至理純精燁如也鎔然而金石鳴蔚
然而龍虎章以之概乎往範而無不當以之傳乎來
繼而無不彰羽翼乎前聖而業由是光輔轍乎先王
而道由是明此文之成也若夫乘一木之浮駕一葦
之航湛浮乎尋常潢潦之渠而求涉乎稽天落日之
浸終不可得矣嗚呼文如是其可易爲而易言乎哉
求之詩是說而待問於人人雅矣今金生大振志乎
文請教於余余乃不辭而遽應之以是所以嘉生之
勤而申余之所聞於師者非敢曰余已至是也

屈原說

屈大夫楚同姓離讒遠放憂愁怨譏湛身于汨羅以
死楚人憐之大招招魂所繇作也漢父者勸之以舖
糟歆醕卽揚雄反騷之意也賈誼則曰歷九州而相
六君六史公取其說曰以彼其才遊諸侯何國不容
嗟乎是徒知哀大夫之烈而一復明大夫之志以與
梓梓輕死生自經於溝瀆者爲比倫惜哉蓋大夫處
戰國之末九服橫流天下舉折而入秦楚國羣臣心
寒膽慄秦甲一朝觸巫黔擣郢則當皆知齊之卮
勝諸賓客受間金賣國而已石則血利劍止耳大夫
其肯以已之皓皓受物之汶汶者乎自大夫投湘未

東州集卷之四
幾而夢社稷夷矣使大夫而當此時則行詐以爲李
斯不可設詭辭爲韓非又不可毋寧脫然棄軀捐一
朝之命不忍見宗國之覆滅而係累於強虎狼之秦
此大夫之所存也後之人不復明大夫之志而以大
夫之死爲過也者過也魯仲連曰使秦肆然而爲帝
則連有蹈東海而死不願爲之民也仲連豈空言者
哉其亦翁大夫之志也大夫死數千年大夫之志終
淫漫而不著余益以悲大夫之不遇於當時與後世
也

東州山人說

古有字無號至唐翁然太台之青蓮取禪談而資詩
興也子美之草堂指其屋而思其人也幼非其號也
其後或有有號者而亦少如昌黎柳州亦無號逮宋
中葉文章鉅擘歐蘇氏數公始自爲號其末也各人
學士皆有其號而間有無號者如中葉之有有號者
降及明世下至屠沽販夫莫不有號以自署亦以識
其貨物其流之弊也余生東國長于漢都未嘗出近
郊入仕後以朝命遍歷國之四封環左海東西南北
幽遐遠絕之區靡不周覽焉則始號爲觀海辛未歲
官暇東遊得勝境于鐵圍之山卽古東州也遂改號

東州集 卷之四
日東州後乙亥按關東卜瑩域于橫城五瑟山麓亦
東州也始曰杖屨所及一時偶稱終以為存沒人易
之號其幾先發亦可異矣夫我國與中原猶東西
州則據所處之地稱東州固宜及既死而葬為東州
土則其稱東州亦宜族姓既繁久而有根派混淆之
弊則吾後世庶自知其分始自東州亦無不可將以
銘吾丘曰東州山人之藏云

故領議政李德馨賜祭文

應製○癸亥以後

王若曰洪惟 宣考業崇功邁御為宗臣社稷是賴
翼亮熙載格于皇天一德協承終始永肩逮在昏朝
采勤匡濟庶幾彌綸以無危替相鑒不周國步將蹉
憂倫攸斃卿獨奈何祥麟蹈德饒虎見怪淫刑濫目
足投機駭眈眈嬰子 先王所顧閱彼無知宜祀宜
俎是猶可忍胡恤於人三光燦炳宇宙無神卿立朝
端形義毅然得不思報 宣考在天忠謨哀哀豈卿
謀身祈鈇師以族易仁惟庸罔念而色而怒封章
在前斧鉞在後屈伸有時道否身象栖栖荒野卷懷

東坡集卷四
誰懃惜誦離愁幽憂疹疾天方天祿八柱中折自予
處潛撫事流悵運屬迴環怒鳥增槍扶顛大誼格非
明枕著龜簡策炳烺古今褒忠悼往載申哀祭庶亦
惟誠靈其不昧

贈禮曹判書宗英者賜祭文應製

王若曰嗚呼卿有父師之仁茅焦之義首肯之勇虞
仲之智仁以成其志義以立其節勇以確其守智以
保其哲當昏濁垂繆而敗度翼以奸逆煽以毒蠱謂
天曩可歎可蔑胥將驅生類於禽犢之域洪流決防
而潰潰滔天夫孰能隻手障之瞻言四方機宰及泉

又從而網以張之舉一世顛墜失操合辭而助虐獨
賴卿屹爲底柱以一身任倫常之重純乎金石而輔
以正氣萬鍊鑄體膚髮不動三綱如綫而不絕邦國
有人社稷有臣群憾起而交攻百謫三黜朝荆夕蠻
方鬼蜮射影而嚼齧不鼎鑊死則魑魅死然天巧默
護而曲全似有待於扶顛涉水噫河清杳杳而短期
不淹不死於罔而死於窮官躋列卿而救水屢空歲
儉家寒君子終凶天運旣往而好還人倫復叙天秩
咸紹屬旌淑之舉典撫存亡而永悼緬九原之難作
惜今日之未見贈以宗伯之秩表予同時之願仍念

祠官設券歟魂幽明罔間不昧者存

甲子 大駕還都 宗廟還安祭文 應製

猗狂不磔擣我腹脆國有大艱師屢左次兇鋒莫銳
折醜則難權移 宗桃計出全安粵瞻四方懷彼南
紀搖搖 神御行路靡屆肆予小子夙宵震惕違離
園寢敢遑食息 祖考在上三靈攸隲丕丕基業理
罔終絕天戈一揮載清妖孽迴幹宇宙氣銷稜歇容
衛復路雨露原隰踰山越漢至于京邑有血闕宮玉
座仍几儀文不缺蓋初具羨周旋室戶落淚淒切旣
危獲濟非敢旋伐冥冥陟降國以永賴 廟貌長安

觀德萬世

沈舍人光世祭文

嘻乎夫子威惟我昆而公友我我吳曷接亦天與幸
于阨于濟合併欣戚以訖半世昭陽徂夏聯夢玉署
鐵城枕海是公湘階我盍公簪魑魅與三酒錯斯味
言言非甜誰昔之歎靡我不契螫鱗乘時雷雨發解
法遂再肆我講公讀有弋書林公紬我繹西關載節
朔吹戒塗翼翼其傳公實先驅臨門之別公念我瘡
安北之逢我挽公驛觴公射圃雪襲風作公承前席
我需于檄綢繆百齡實發詞翰謂我宿留屢形吟歎

東坡集 卷之四
風塵奔命我行湖甸百戰鋒鏑我有餘喘扶蘇下邑
公困于瘳高車在門北轅終稅聯登岳薦恒愧社前
及余按嶠公卽冥然孰謂掩魄于我之疆孰謂緋引
會我晉陽未念平生以至淪沒回旋遭際若出緣契
昔以權遇今遇伊悲靈山巖巖公所未歸申申之言
炳炳之識婉婉之儀不可復覩曩所竒逢不可復企
茫茫宇宙一慟而已嗚呼哀哉

許博士 崇祭文

君以草堂之孫荷谷之胤襲前光而負嘉稱無施而
不可早游士林自以要路顯位幾可捷得而中困於

世故流離遷謫窮餓疾病之所鑠卒天其年綱罟
始解望脩門而不入除書屢降爵青雲而終塞官不
過博士壽止於彊仕以爲親知之痛談說者所惜而
與夫吾與君少長相慕悅趣向嗜尚雖時有不盡相
合者而論其臭味醜酸未嘗不齊微同調燥濕官商
或喻于山水也生則出入忻戚以至窮阨率相周旋
遭際銜杯酒以懽其別而悲沒而愈甚首尾二十年
事變百千種凡所欲爲君開臆庶幾慰君靈而且以
自抒吾懷者語未始涕下輒成咽中且慙督也然吾
所至悲而最者不忘則去夏京山之夜枕藉融冷以

迄旬朔款賞佛山沿流觴詠陶寫雅故間以調計
于今在耳在目不可復得矣數年以來交懿之八籍
於鬼者落落甚夥執手夜臺歎歎相樂當不減世間
而亦語以泥塗甲子之爲人役而深嘆於吾儕舍耶
君旣薄生而厭世乘氣而游神其將冥冥浮浮與天
爲一而終千萬代浩而長存乎聚而爲形散而無視
回斡離合不可復窮乎抑將脩文於地下操陰機而
擅化權以申夫畸於人者而畢君之平生乎君一蹟
不振坎壈於身計督郵小官未始以柱笏爲高安卑
澹度實存素履而記身之謔亦不果遂嗚呼天哉病

頹弱息遺寄南土樓嶺與雲天相間邈先寵之脩阻
游魂豈不懷歸哀返葬以無路蕭條百齡寂寞千古
能不悲哉

月沙李左相迂龜祭文 乙亥

人於斯世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有子具福孰靡恒願
然歎或得卒然而遇其人世則唯公厚蓄而舉其全
不矯不求攸往沛然一時之伸萬古之傳適來適去
燈墓者人譬彼穹岳崑乎高峙玄功默泄衆所歸羨
日月行空群暫咸企公今在天士乃失庇矧余心蒙
登門最早弱植承培迷流啓導隆施莫報俛仰口光

單觴告訣淚注心搗

伯氏領議政公祭文

甲申

伯氏議政公既下世弟敏求拘繫于二百里地自始復殮殯以至遷厝入土將無由憑奉叫號少洩同極之痛唯發曾擊心隕絕於逆旅之次越三朔夏四月初一日戊午始能抑哀銜恤具辭萬一今申氏女備草薄之奠幼孫玄賞哭而奏諸几筵之下曰惟我兄弟同胞同氣同屬於父母之懷者姊氏及伯仲季西人而既仲氏夭歿姊氏早世則父母在而娛侍膝下沒而攀訣終天者余與伯氏二人而已幼則同床共

業無刻相舍既娶而同室借處無一日相離長乃同仕公朝官序迭躋又未嘗一年相別唯我按嶺南時踰碁而相合則其睽悲合權之際至樂隨之及余得罪絀晉辟流播鐵甕凡七易寒暑可謂久矣然伯氏再以朝命使過西土歸途輒就我留連談道聖恩不至如瓊雷相望之恨上年冬量移南遷會伯氏於江外舍杯對榻悼別久而會濶度幾暮境合并得遂團圓之樂豈知兩月之頃忽然棄我以逝永作無期之別數十年友愛孔懷之情一朝決絕莫肯肯顧貽此無涯之戚嗚呼酷矣年在少壯不知人生之有

別中更聚散又不知別之久遠至於死生之別亦不入於意慮夫始不知有別中不知久別乃今而不知死生之別豈夢寐所嘗及而人理所可堪哉昔之別有期屈指而待其至張盱而望其來爲酒醪以娛其歸今之別無期屈指而無所待張盱而無所望酒醪之薦祗益心悲是心之悲以吾有生生爲有知死當無知死愈於生矣余自稚幼弱而善病伯氏素強無疾且善飯談命者咸卜以頤期之壽前冬江外之拜乃在四年離索之後則衰謝已甚殆不可識余中悒錯發視溺器則湛然清澄余始內喜謂談命者不謬

嗟哉善飯無疾者病三日不起而弱而善病流離窮困者顧乃久活至今誠不可知矣然余少伯氏五歲而羸瘠頓敝氣短神昏朝暮視陰忽忽待盡韓子所謂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者當不遠耳第以拘此氣血尚保視息一縷未絕之年皆爲長慟之日孰謂生老病死之外有此最苦往已已歲居先子憂喪夜共枕伯氏蹴余起曰親嚴而友踈歎密狎昵莫如兄弟父母前衰而兄弟共老畢世愉佚亦莫如兄弟今者遍渝斯言中道相舍吾誰與相聚以居相敬以老相守以生相託以死此身雖存其質已亡又何可

遠冀日月耶自哭二親以來古人所謂一樂已不可
得孤露餘生唯我二人相依爲命謂可百齡遭此慘
烈五內崩裂顧詹人世形單影子前日不知有今日
今日乃知有前日方其樂也不知悲之必不免及其
悲也乃知樂之不可追逝者不復來者不待父母亡
而吾蓼莪之痛迫元宗喪而認棠棣之真切感念疇
昔終何可及伯氏嘗指我子與孫曰汝已能五世矣
蓋吾家比三世爲卿而子與孫俱秀羨類遠器故云
耳遭離喪亂有不忍道之慘則平生之言鑿鑿在心
脫萬事總盤至悲者存焉丙子夏余納東節還朝伯

氏常視行錄吟玩彌日曰汝則辦不朽事如我輩竟
當奈何其後伯氏位上相功施顯彰我乃蕩失文字
無一束書垂白冥頑特一老漁泯泯無聞未副期待
之重慚負天地俯仰何心不忠不孝罪盈惡積幽牢
淹繫不可赦宥七年邊朔一年湖堧畫地局影才灰
不能自拔病不得聞沒不得視殮不得叩棺長號棄
不得臨穴未訣莫不得躬奉一觴哭不得淚徹重泉
窮天之涯極地之濱不肖無狀無所比數強顏宇內
此誠何人生有盡而情不可盡死可忍而痛不可忍
曾填氣塞言文無次尚饗

東陽尉申公翊聖祭文

幼余之託好於夫子兮襲兩父之儷義齡戊巳之差
池兮迭承乳於喆妣載世懿而合契兮指金蘭以終
始縱趨途之中殊兮肯渝情於統緒既申之以婚媾
兮又重之以井里仰明月之垂耀兮沐清風之旁被
挹隋握之鮮輝兮照瓦礫之頑鄙當晉盟之狎主兮
約齊矢而並起孰此論之我許兮蒙下授而上比譬
列宿之錯布兮雙星抗其駘躑華堂蔚其朗塏兮與
舍邃而別時越夏辰一靜暇兮對園林之閑靡却琴
筑之繁音兮味詩書之妙旨歷百氏之馳驟兮耿千

古而高視薰入室之奇芬兮湛樂管而竟暮乍宮倡
而徵酬兮忽珠聯以璧貫謂茲歡之永久兮象山岳
而罔毀嗟丁歲之板蕩兮台震剝而西徙閔道路之
窮餓兮忘黥汚於泥滓詞牋溢於篋笥兮尺素翻於
烹鯉若前春之邂逅兮乃先憂而後喜訊酒德之淺
深兮較筋骸之強脆追洛社於葉榆兮期漢濱之祀
梓豈斯言之果諧兮見友誼之歛委逮 思移而涉
江兮違奉幸於望履披投緘之眷眷兮云有愆於步
趾而焦悴之自憐兮度豐腴之足恃雖霧露之零時
兮猶責必於天理聞續息之向微兮方據案而生七

設虛筵於旅館兮替寫臆於靈几昔格勺以流河兮
析會數而居邇胡今日之決絕兮宇宙隔以生不選
四顧而佞佞兮索何人以知己登雲霞而遐逝兮蛇
塵垢以脫屣塊獨寄於寰區兮等衰顏於老婢筭存
亡而沈痛兮憐鏤骨以抽髓紛作者之代興兮誰讓
才於遑軌然朝秀以夕隕兮曾不壽於蠅螿觀雖澳
之機杼兮模楷盛於銘誅臨涯淡而未極兮駭一家
之鑪播操王筆而趙趣公卒爛漫以同指幟穉死之
甲乙兮詹將來而可伏蓋受賦之曲全兮宜大展而
小止拘邦制而盍庸兮故遺羸於百祀余嬰患於禍

羅兮屬摧傷於具爾乘恩落之末運兮歎墻壁之靡
倚諒餘命之須臾兮悲墳厝兮沒虛形穆穆而在目
八語依依以盈耳悵身枯而聲哀兮與寒蟬而相似
薦遙奠而獻誠兮冀精爽之鑑此

聘君工曹判書尹公祭文

粵在家雅聘于公門自始迄今四十寒暄殷勤履露
以提以接山高河廣曷喻隆恩永惟終始所期者存
其間聚散析戚續緒去來糾縈胡可勝原往歲丙丁
寇戎鯨奔民拯相棄骨肉論命先入海柁導臺
轅及駕東沮公危山落于文隔閱瞻望心煩一朝

尾解萬事瀾相勢持瀟絕北戶陰昏七載西窗積淚
厥痕中緣幸會 王命丁敦喪亂之歎視昔彌公徂
冬南徙冰壯雪繁方公震瘳遂違晤言類承札翰惠
我覆盆前途茫茫忽飄若風播靄向之日耿莽何論開
緘泯默當夕 忘殮卜云其羞惟特罔諉具膺壽祿實
稟乾坤內外齊享多子暨孫歷數舉代誰輕誰軒盡
矣半年福為禍相 聖諭之 宙吉凶同垣痛念危喘塊
處湖山窮居逆旅存哭二三才維鳥在籠奮莫飛麥維
獸在柵道絕其路拳號無復血泣有源秋岡啓先霜
被草蕃孰謂聖訓未泯朱嶠形塵神赴薦此齋博

寧邊龍門山祈雨祭文

代府代作每祭輒得雨

夫山之處乎土中為一州鎮凡遇水旱之災閭境之
民所奔走而禱禳焉石豈置巍然而高窈然而深望
之知其可敬而已不蓋以其興吐雲雨弘施義利澤
及斯民而能資天地成物之功故爾今歲之旱亦已
甚矣金石焦矣土壤之埴焉者其有不坼矣乎草不
穫矣禾穀之稊焉者其有不槁矣乎蘊隆酷烈人命
將近幸是邦者誠愚不肖觸冒神譴當不止一二道
蒙呵罰固不敢逃罪以是之故而移怒於歲使斯民
阻霑天澤終不免溝壑之填則亦非神之所以左右

生靈陰陽下土而重貽厥羞無以有辭于將來也既
知神操澤物之柄居歲行之責而不以至誠祈禱豈
發其橐籥則實乃長民者忽神之明閉神之仁不但
迥絕一邑之望其負神亦大矣伏願明神亟闡厥靈
惠以膏澍俾枯者蘇而乾者潤庶穀興奮歲以有年
蠶蠶之吐灼然知神之明神之仁鼓舞歌詠永永無
極而長民者與有幸焉豈不美哉物非誠腆神其昭
信

又

夫流離之民漂蕩之民親以巡撫之命者過貧且

不仁人之門雖日千百焉睨之而不造也如有大仁
人積財與穀蓄肯救之心挾可救之勢以振施焉名
者則將朝夕往叩其門必不以數數自疏寧甘於殫
殍之歸而終沒大仁人之德也較然矣本府封內數
百里地素稱多山隆然穹然盤踞而崛起者皆山也
然而凡有旱暵之災或傷於穡事則民之所望幸而
求庇長吏之所奔走而籲請皆不于他山而必于明
神豈無所以歟往在庚辰歲歲旱不雨至五月彌甚
大小遑遑思無穀以活時則長吏者赴愬于明神卽
賜以甘澍民以蒙幸徼福迄于今歌舞神休不衰噫

今年之旱有甚焉承上年大無之後人以草萊爲命
芒芒然日候在田之禾之成就溝壑在前知不可避
民事之急日日以甚而雲陰未構日出杲杲川源枯
涸隴畝焦圻以明神庇佑矜恤之慈宜甚憐而甚感
也長吏之儻不腆牲酒之享罄其惻實駘駘於明神
之聽者亦猶流餓之昨乞丐於大仁人之門如是而
不見其顧不霑其澤則咎在長吏無所逃罪伏願明
神不以長吏之累負致譴而棄其民不以辭蹇語鄙
而舍其衷不以牲羸酒薄而黜其誠需垂靈雨丕彰
明應實明神之惠也

三

嗚呼今我民獲戾于天既多矣不克蒙眷顧閔下之
庇斷棄罔圖積有年所旱暵之災歲輒爲厲而至于
今極焉自春入夏迄閱滲漉五種之入土者焦矣百
物之出地者槁矣而况水田之堪蒸而內硬乎而况
木綿之核爇而中枯乎大命旣迫救死胡冀我民誠
有罪自干天譴則不敢戴目而仰籲玄穹重速大咎
至若靈山巨瀆之神上承而下覆其與民物相接而
相護助也蓋親且近而諳委其朝暮奔走瞿瞿汲汲
之狀當無所不至則哀憐撫濟之衷不宜落莫已也

竊聞天數之將旱也皆封山閉川不得擅有所施此則不然古之人有以節矯制發倉者時君不以爲罪而後世傳以爲羨惟明神爲一府之鎮明知封內民事猶蹈火溺水之急將爾澤歛仁愬視於闔境人死亡而莫爲之出氣力以救乎必將垂矜俯憫不靳响濡之惠活此溝壑之命何但藐藐也惟明神與長民之吏幽顯雖殊仁民愛物之心所宜同之今以薄醪瘠牲祈懇於明神之聽者回長吏之職分靡愛於甘澍膏液以底登成以蘇我一方亦明神責也長吏不敢自私吾民惟叩神察焉

厲祭文代人作

今茲大厲之降亦已甚矣歷歲淹時靡邦不被連村闔境靡人不罹溝壑將滿生類將殆豈政事之施失其當陰陽之運舛其行鬼神之用違其常抑天道有適然之數民物遭厄運之會不容人力於其間而冥冥杳杳忽人之死亡而無所顧惜也耶夫人之爲命非如草芥之朝暮長養易生而易死也生長於數十年之後上壽八九十歲中壽五六十歲幼而長而衰而老得卒優游成育乃無憾於天地之仁其或痲癘不壽害氣悖盈薰蒸漸染穢惡淹鬱民命之漸且盡

也猶草芥之朝暮焉駢然祝喪斷棄不恤是豈天地之心而鬼神之神耶夫天地以生物爲心鬼神以化育爲德愛之也胡惡之也生之也胡死之也長民之吏雖愚不肖獲戾于上下而哀此赤子無罪無辜橫罹大孽日就死亡則長民者誠不忍于是而上天至嚴尊既不敢仰愬區區茲用竭誠懇號籲于鬼神其所以承下接駸除畜慝保艾群生拔水火而登衽席亦惟神之責也惟願昭其明德著其效用酒以清風祛其穢濁使痛疾之人沈疴去體呻吟之聲變爲歌謳昏陰褻舉一境謚如則長民之吏不敢忘神

志

李坡州公益祭文

三正以後

自我與君携手入林相視莫逆九幾光陰爰始結髮迄于白首其間哀樂靡不共有至於疾病憂患事變衰亂之遭理所難遣怵若在躬共戚同歎余老得歸形神都換流離困頓衰相固然君安其居于女俱全引蒲茹鯁唯意是適旣少內疚宜無外鑠循省牙鬢恠若益甚豈惟稟薄殆由耽飲假譎誠規燕及床席孰謂微瘵經時彌酷策懶就訣生人死別明幽分際一慟長絕念昔友朋各厲壯志婉孌後遂罔匪親懿

東坡集卷四 六集卷四 三十四
年迫日索淪謝略盡危根弱植詎堪霜霰顧瞻宇宙
但餘隻身社櫟中朽朝夕將顛涕沱摧咽亦以自悲
精爽未泯來舉余危

李永興志文祭文

自君之逝今已閱月我方逃讒戢影蓬室病不執手
哭不及尸寢門之慟寧寫中悲年迫衆偷是爲末路
追想弱齡文遊詔詔同志之友舉皆喪亡獨君幸全
巋然靈光我遷于南遇君湖邊瘞膏煎膠續我斷弦
俱躋於世相視皓髮誓夜啖蔗佳境在末命駕團圓
無遠一舍或舟于深雲陰冪野雪浪浮天蛟鼉中變

我詩君筆龍纏電駭殊鄉勝地爲樂多方北還京洛
偏側拘妨君出而入我尚幽潛其間披對不過四三
居恒菀結况伊死別環顧無旁歎我孤子然念於君
次歲以少冥會之期如鍾待曉屬時紛挐先歸者俟
用慰君靈肝腸內絕

姊文韓副率妻權氏祭文

汝母亡吾先妣哭泣致疾以捐命吾宜死不死震裂
荼毒三十七年一日也今汝文亡汝又哭泣致疾以
至死重使吾傷心而不已也先妣喪吾兄弟俱已成
立唯汝輩兩失怙恃稚弱無依先妣臨沒蓋指以君

東州集卷四 二十五
悼言悔自咎汝時年十歲當稔聞而知之汝今子女
之長者未成立幼乃未及婚娶而任情悲痛如益火
以消膏而不自知悔寤曷爲而死也汝同母七人死
者幾半以汝氣完顏盛每期以久壽者乃至於此耶
吾女與汝同歲生而夭視汝猶吾女也吾先妣亡吾
女亡汝今又亡頑鈍冒生更閱種種苦惱聲淚竭而
縲命獨存者此何人也茲以先妣奉諱之日粗設酒
黍麩餌之具於汝柩前一以哭汝死一以寓吾哀精
爽不昧尚能知之也

甥姪權師傳蹟祭文

維歲壬辰日迫長至東州老人略備醴饌告訣甥姪
權君靈次吾老無子朝暮入地謂當煩君以窀穸事
豈期未死誌君泉隧癸丑五月姊病而瘁昏迷將瞑
奮身自致抱君以起屬我如棄返席而沒無言有意
君始學語甫晬而稚弱植零丁如養穀穉今四十年
泣有餘瀆人物之生眈然如寄至於壽命長短成毀
有萬不齊烏可思議惟彼達者以生爲累以死爲歸
其言大異骨肉之愛悲哀所自當勸不慟而又誰爲
舍我拭棺來哭君位酸腸苦心無假辭費

閔同知應恢祭文 目昔積年乃沒

東州集 卷四 二十六
歲躔癸巳月窮于臘其日庚午雲霧風雜故同知中
樞閔公將舍恒居適彼幽邑東州李敏求謹備養餌
酒醪布其快悒曰凡人所與交必其趣好之相合而
追隨狎遊又取年齒之相接故結髮暮用至于白首
而不渝其歡洽及其既老而死不能無先後之不相
及先吾而死者固當冥然莫然遺其憂喜之稠疊顧
吾後死而猶生離群喪耦偃偃而獨立雖自知前期
須臾不悲者無窮尚安能忘情曠懷不戚戚而垂泣
向我時雖見君吾之不一我見以歲計者二十今又忽
焉潛翳而長逝歟一木而永戢沈沈乎設佛之宇響

不可開手不可執撫棺一慟今我自感交集靈其降
假庶予歆挹

沈判書諡祭文

自我七齡而獲睹公顏貌焉巖蒙侗昏而無所識知
更閱嬗變以至於今歲行忽已周復世故忽已推移
上無父母旁鮮兄弟靡有培塿之可依而愉怡以予
然孤露餘生其所仰賴而托庇者非公又誰惟公之
提挈顧念捨其愚而取其衷者亦於我最私流離關
塞不死而得歸則公老我衰棲泊江郊絕跡城市而
一年一入正爲望履而奉卮每歎公神明內存燕寢

東坡集卷四 二十九
外康謂山嶽恒久而岡隴圖書在架旨酒在觴庶永
終其若斯今我入室而今儀不接緒言不聞徒見爵
盈不御塵凝總惟回遑宇宙日暮途窮獨俛俛踴踴
而何之雖自知前期脆促等筭於朝菌恤恤乎異命
而銜悲嗚呼替笑以哭改酢爲薦葷葷靈之裕思

甥姪權平山躋祭文

甲辰歲冬我年十六見君呱呱載生載育以至孩識
長壯衰白喜君剛健當官勞績我衰久躓明年七十
庶幾倚君治我牆壁今歲丁酉秋露始結我聞君歸
其車素纒念君西發我病大困後會茫然一語二引

君亦視我不言而悲孰謂人理乃賀所期老疾而延
強少先顛胡斯繆盤冥昧有天窮途暮境獨保動息
四顧無旁如鳥去翼存亡殊制卽遠伊邇我頽在床
奮莫能起河梁阻折臨穴無由銜哀矢臆告訣明幽

許東岡宦祭文

嗚呼惟我與君自幼稚昧以至白首六十二歲中間
交際合散憂懼種種所遇世故多端有不忍說說到
摧腸一病抵骨今閱三霜每接君顏顧我嗟矜及茲
春初尋醫在城屬我委焉始聞君疾謂君金石豈屢
缺折藥非不良彌時增劇迨還舊巢就扣床褥形枯

神啟令我驚心悠悠懷抱不言而吟縷息相對競死
後先我獨胡雁尚苦流綿雲浮震舉君伏其歸我留
子然如露待晞冥會之期匪朝伊夕一杯饑行廣舍
歆格

鄭判書世規祭文

公年十三我始七齡流離遭遇外家隋城我舅公茹
公姪我甥團圓融洽靡日不并旣長旣壯以老以成
聯騎並榻日邁月征怡愉翰寫義賁神明我師純和
肺鏤肝銘我謂友朋猗則相輕推公曷席我顏胡頹
玄谷亢亢亦允斯情其間世故百變千更各喪天倫

公弟我孤形子影眼淚俱盈公躋大耄我又齋嬰
居餘會濶魂夢營營尚幸兩全庶慰公生公今捨我
心折骨驚衰途未運獨行紈紈一息未泯悲緒中縈
扶羸到門誰歎誰迎單觴未訣冀我鑑誠

鄭正善興祭文

自君傾逝殆周兩月如於承凶惜身崩裂吾老且病
朝夕將沒謂君少壯斂我骸骨朽幹未什秀木先折
壽夭死生其理難必存亡焚制廣柳爰發黃壤青山
萬事永畢英風逸韻俛仰奄忽歎苦如酸腸絨髓結
餘景就盡撫孤無日願天與幸延我絲髮刻墓之文

東州集 文集卷四 二十九
庶拙枯渴唯有所言金石可質願連委頓代奠薄醴
啜泣遺辭長號告訣

全昌君柳公廷亮祭文

惟我與公臭味依同交歡觴洽歲幾一終締以昏婚
義密家通愉悲存沒共慰齊惘我有二孫公爲外翁
殷勤覆露賴公養蒙我老善病如鳥避風來寓高隣
公居在東時相晤盡其樂冲融分甘割鮮日霜珍供
俱困于瘠互結憂悵謂公充盈藥當麥功朽木先僵
莫保我瘠孰云山岳遽摧其穹成毀誠伸厥理難窮
孤身不路欲往五從泉途眈邈後死焉逢輜車祖載

路絕回蹤扶顛就訣衰相厥容言隨淚發尚余鑑衷

沈馬申君昇祭文

君入吾家四十一年綢繆世好昏構所以因輪肝析肺
毋忤而全傾酬披合實邁常倫余遭板蕩血屬俱淪
賴君提挈風義藹然酒盈在爵誰與流連心懷糜積
誰與晤言我視菜榆餘景在巔譬彼壞木疾用將顛
如何所期不日以愆豈資良器忽焉重泉千齡一朝
曷云其旋幸村非遐我病伏旃欲往脚廢欲哭聲吞
明幽歎邈後會寧論淚發於我哭徵于孫君其眷顧
降集離慈

哀孝子辭

尹珙元璧謫通川其母先相國夫人實從之一日火發夫人病不克下堂其女李太部妻歸寧者其孝子之季女未行者其相國妾之侍筆匪者悉提携扶服以及於燔孝子遂冒燔入不復出嗚呼回祿之虐而莫其族耶鬼神之不仁而毒是人耶吾將孰怨之而孰問之耶蓋從子經也水火變也其如虐而不仁者何哉子與母相依為命以生以死至於燔滅其身而靡有怨悔孝順之道萃乎一家將窮天地亘萬古載其烈載其寃而有不磨不滅者歟余惧其魂之乘氣

飄散而不得返也作哀辭以招之辭曰

火之炎炎兮夫人乎夫人乎鬱攸謫謫左扶兮右持
二女從之兮妾又媵之火之烈烈兮孝子乎孝子乎
毋與火鬪孝子投身兮火離而合誰謂火熱兮我安
得所天公之仁兮急不暇掀火將止兮風起燭之脩
門遠兮嶺樹以障孝子欲歸兮零雨送之錦帔兮繡
服靈蔽日兮雲之路滄溟深兮挹之在戶九龍不
救兮帝怒極汝飄桂階兮援芳椒待孝子兮巫心慄
萬世在後兮民悲一不忘其始自今兮重作寒食

許生睿哀辭

惟君受質既粹稟命而艱楚郊風號風纏抱樹之痛
梁山雨泣後結銜索之哀瞿瞿三年人憂死孝之毀
沈沈二豎鬼忍辰勤之孤禮不危身子何滅性嗚呼
哀哉青春徂謝未及于安之齡血屬凋零又乏伯道
之嗣人間何世悵直杖之獨留聖室依然嗟苦鬼之
無主雖音徽已沫頂日重泉而靈爽猶存飲恨終古
嗚呼哀哉瀟湘竹死敬姜之帷晝垂京兆荊枯季江
之被夜冷藻鏡全晦瞻隻鸞而推心康華半萎聆斷
雁而驚宵明幽一訣息愛寧論嗚呼哀哉是年月日
填池啓塗卽野就塘丹旌旒發迤東之城郭永歸玄

東坡全集卷之八
三十一
塚新開未火之宮闕不遠中遠設祖朝露賤而易濡
上渚迎精夕驥歛以將匿嗚呼哀哉于時平林送吹
寒螢咽而草木凄虛壙棲霜孤獸迷以川原晦落月
屋樑卽對平生之面青楓關塞僅有去來之魂嗚呼
哀哉白馬賓朋總麻執友俱深斷金之契共軫茂木
之懷寢門餘悲望松門而失涕山陽劇恨指蒿里而
吞聲清漢遙隔猶疑送別秋郊避曉尚冀歸來嗚呼
哀哉雖然死生者晝夜之期壽夭者賢達之混謂君
其猶足慰是亦難忘嗚呼哀哉

東坡全集卷之八



